

白荷
(小小荷塘)

白雲緝縈不出的含蓄
絲絨不盡的矜持
素氣滾滾的透透
孤頂住蓮到不了的天
絳籤出屢屢柔軀
候著
不動的風不晴的陽不落的雨
不在
梵谷的鸛尾莫內的睡蓮
白石的沒骨大千的潑墨
等待
明天的桂花前天的茉莉
划出菱菱角角的好秋憶

J. Friday, 01 September 2000

和我一般長大的小孩到哪去了

日子折斷了多少鉛筆橡皮擦
折斷了多少青春
理了自己吧
參加了自己的葬禮一次又一次
參與了自己的新生一回又一回
春去秋來
寒義 寒兮
桂花兒笑荷玩蓮輕菊怨水仙
小鼓手的歌聲蕩漾耳際
少年維特百年不老
波西米亞人還在爭戰

今天的我
還是聽著娜娜
§
瓊. 拜雅
日子以來是如此
摸著我的眉抽著我的煙
想你
看人看心看自己

J. 1 July 2000

樂

讓我讀的模模糊糊
始終看不出你的心
事實的清清楚楚
反反覆覆
在我背後

淚

讓我讀的恍恍惚惚
滴在信上當做回覆
所有的查無此人
由我背負

思

讓我讀的苦不堪言
輾轉娘嚮困倦難眠
留下的餘香拖鞋
使我愁腸

瓶

一個小小的瓶子
一張小小的素籤
裝載心事
裝載希望
裝載寂寞
裝載著夢
那些曾經漂流於茫茫大海中的訊息
也許一年
也許百年
也許
孤獨的旋浮在海流之中
等待一個靠岸的沙灘
等待一個拾起瓶子
等待一個懂得的人

從前

有過一段愛戀
量不出它的深淺
只覺暈眩
不很久的從前
曾捧著美麗的
埋頭
矇眼
昂頭
就走遠
就在那一瞬間
心老了一點點
惆悵讓愛的深淺
慢慢浮現
昭然若揭
自己都說不明白
想流淚
卻又偏偏哭不出來
覺得不該
是低估愛的能耐
離別
在眉間
直到黯然
淚才湧現



身分

你的一生其實就是一連串的身分扮演
在這一刻
你可能是某某學校的學生或某某公司的職員
在下一刻
你可能是某某人的兒女父母或兄弟姊妹
再下一刻
你可能是某某人的情人或朋
每一種身分之後都聯結著一種責任
人生有時必須被處理的不是對快樂的的追求
而是責任的完成
若能隨著不同的場景而迅速轉換不同的身分
並且沒有上一刻和下一刻身分的牽絆纏繞
是一種乾淨俐落的境界
所以
尊重自己的每一種身分
該專心當學生或職員的時候就專心當學生或職員
該專心當情人或家人的時候就專心當情人或家人
如此
在一連串的身分扮演中
你能有個不拖泥帶水的人生

多心

有時候

你難免多心

心眼一多對許多小事就跟著過敏

於是

別人多看你一眼你便覺得他對你有敵意

別人少看你一眼你又認定是他故意對你冷落

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

因為情緒太容易被別人的情緒所左右

多心的人總東想西想胡思亂想

結果很很是困在一團思緒的亂麻中

動彈不得

有時候

與其多心不如少根筋

你是一塊磁鐵

相不相信
其實你是一塊磁鐵
當你身心愉悅喜歡自己
對這個世界充滿善意
美好的東西就自然地被你所吸引
相屬的
當你悲觀鬱悶覺得什麼都不對勁
負面的一切也就相繼來報到了
因為你是一塊磁鐵
吸引的是與你相信的東西
所以快樂的你就吸引讓你快樂的人事境
煩憂的你則吸引讓你煩憂的人事境
幸運與厄運
在於你如何使用內在的磁力
這是信念的奧秘

你今天心情好嗎

你不說話
但眼底的神色已回答了一切
那麼
就別讓自己繼續躲在心事重重的甲殼裡吧
煩腦
這種煩人的東西是想出來的啊
若是不想就不存在
你沒聽過這句話嗎？
去喝一杯咖啡
買一件衣服
剪一種新髮型
去吃一筒冰淇淋
走一條街
看一場電影
看一個老朋友
聊一回往事
數一晚星星
讓自己好過的方法很多
而且善待個己是道德的
除非
你堅持躲在潮濕的甲殼裡更快樂

注意

他的吃相讓你討厭
但或許你說話的樣子也令他惡心
你不喜歡他穿來的風格
說不定他也受不了你的髮型
也有他的缺點
你也有你的盲點
這世界上本來就不存在完美的人
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配合別人
也沒有人需要壓抑自己
只爲了討人歡心
已經不是小學生了
你又何
必搶著當風紀服長去注意別人是否肅靜
與其把時間浪費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不如用這寶貴的光陰來做對自己更有益處的事情

一半

春去秋來
歲月如流
秋天
總是予你一種光陰匆匆之感
於是
秋天就成了一個適宜反省的季節
反省在春天時你曾立下的心願
如今成就了多少？
這一年已經過去了一半
當初你信心滿滿要做的事
做到了嗎？
想去的地方去過了嗎？
準備結束的關係了斷了嗎？
時間不待人
今年春天的心願不該再留給明年的春天
還好
這一年也才過去了一半
要做的事
去想的地方
準備結束的關係
只要你開始
一切都還來得及
所以
向前走吧
別讓明年的秋天後悔今年的秋天

心亂

心亂的時候
你像一把音沒調準的吉他
撥出來的都是刺耳的不穩定和弦
也許你正爲了什麼暫時無法解決的事情發愁
或是爲了還沒發生而可能發生的災難擔心
你不喜歡這心亂的感覺
卻又無法禁止漫天漫地的胡思亂想
於是你的心更亂
因爲你深深地感到對自己的無能力
我知道你的心正亂
但也請你相信
事情永遠不會像你所預想的那麼糟糕
許多時候
你太習慣自己嚇自己
到頭來只是徒然浪費了時間與力氣
心亂的時候
找一件能讓自己專心投入的事情來做吧
掃掃地、抹抹窗子
或是把堆在水槽裡的髒碗洗乾淨
當你整理了外在的秩序時
其實也就整理了內的秩序

成就

你說

天空的顏色令人不確定
也不知道明天是陰還是雨？

你說

日子一天天的過
是好是壞又是什麼差別？
如果你的生活裡缺少成就感

無所謂

我們可以自己製造它

例如說

削一個蘋果

試試看是不是能夠從頭到尾皮都不斷

例如說

剪一個荷包蛋

試試看是不是能夠剪得漂亮又完整

例如說

摘幾朵野花

試試看是不是能夠在紙頁上排出美麗的圖案

例如說.....

以下的換你用心去想

然後

用手去做

做到了之後

再和我分享

喜歡

你常常因為光陰易逝而恐慌
也常常因為荒廢歲月而不安
面對旁人的要求和自己的期望
你往往不知如何選擇
夾纏在公眾事物與私人情感之間
你總覺得百廢待舉
於是
置身於紛亂的生活裡
你的心就陷溺如流沙了
快樂的秘訣之一
就是在有美的時間裡
選擇先做你喜歡的事情
只有在一樣樣地完成它們之後
你才會一日比一日更喜歡自己
親愛的
如果今天的你不能比昨天的你更喜歡自己
那麼明天對你來說
又有什麼意義？

別做井底蛙

像一隻井底的青蛙
你抬頭看見的只是一小片天空
當這片天空出了太陽
你就以為全世界都發亮
當它下了雨
你又以為全世界都沒有光芒
井口的周圍就是你的世界的邊界
井口大的天空宰制了你的全部的心思
你沒有想到真正的世界其實是沒有邊界的
也不會知道在那個小天空之外還有個大天空
當你陷入某種人生僵局的時候
你就是這隻青蛙
侷限在潮濕的井底
看見的只是自己的痛苦
所以
你只能用力往上跳
跳出這口井
跳出僵局
然後
你會發現以前的世界何其小
未來的天地何其大

秋雨

秋雨從高高的雲端落下
洗盡堆積了一夏的塵埃
如果潮濕的天氣讓你有了欲淚的情緒
那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吧
哭泣其實不必有正當的藉口
一如大笑無需任何緣由
人們總是讚美笑
卻不鼓勵哭
但一個不會哭的人就像從來不下雨的天空
只任乾燥的情緒壓抑堆積
不見淋漓活潑的水意
想笑就開心地笑
想哭就放心去哭
能笑也能哭
是對自己的慈悲
哭過的你將感到無限輕鬆
一如雨後的天空無限明淨

跟著因緣走

小時候
你曾經對別的小孩炫耀
看
“我有你沒有”
長大後
你卻開始羨慕你的朋友
孩子氣的炫耀是天真
成人式的羨慕卻不免幼稚了
親愛的
其實你也有很多寶貴的東西是別人沒有的呀
也許當你羨慕著別人時
別人也在羨慕著你呢
每個人都是這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跟著因緣走
而因緣向來是生滅無常的
擁有無須歡喜
因為擁有就代表了有失去的可能
沒有也不必難過
因為沒有才有機會去獲得
保持一顆心的自由自在
輕輕鬆鬆跟著因緣走吧
當你能夠把世事無常看透
也就是你真正長大的時候

想想

想想
有什麼事
真的是你非完成不可的？
有什麼目的
真的是你非到達不可的？
有什麼人
真的是你非留戀不可的？
你的心裡總是堆滿了脾不清的願望
但是那些人那些事
對你來說真的那麼重要嗎？
也許只是一時的迷障
也許只是因為不甘心
有些人有些事
於你的生命其實無益
就像電腦檔案有一定的容量
生命也有使用期限
你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裡
做有限的事
到有限的地方
認識有限的人
所以
認真去做真正想做的事
也認真對待你真正喜愛的人
除此之外
就別再給自己多餘的負擔吧

現在才發現

抹抹沾滿灰塵的相片
看見你我久違的笑臉
拿起電話撥著熟悉的按鍵
傳來是你冷漠的留言
攤開你寫給我的信箋
你滿滿的愛還在裡面
你說你會陪我到永遠
而我身邊只剩你的拖鞋
一個人回家
一個人逛街
一個人想著你我曾經的畫面
想著你的笑
想著你的臉
想著你又讓我徹夜難眠
原來我早已不在你心裡面
這些年我竟然現在才發現
那又為何在我心力交瘁時
你還讓我靠在你胸前
原來我早已不在你心裡面
這些年我竟然現在才發現
不想看你
卻閉不上眼
因為有滿滿的淚
在裡面

紅顏

匆匆告別
繁華世界
來不及說明是與非
笑過的靨
流過的淚
一陣煙已成灰
太快破滅
夢中樂園
來不及嚐苦後的甜
留下的慈
留下的悲
一陣風
來去人間
一瞬間喧囂煩惱沉澱
所有的迂迴有了終點
再沒人可以想像妳自由的飛
再會輕輕回渾冷的世界
來不及發現它的美
如花盛開
妳的心扉
一陣痛
就已枯萎

一個人只能活一首詩

隱喻或是明喻
鏡面反射著你的寂寞
像一首詩
精準的複製著靈魂的形狀
意象只是一種幻影
一個人只能活一首詩
浩歎或者哭泣
每一個字都有哀愁的身世
每一句詩都有一個死去的倒影

驚夢

只是一個顧盼的瞬間
廳上的畫推門而入
畫裡有紅梅
紅梅深處
凝固的
騷動的春天
風吹動隱沒的故事
輕悄的話語
落葉般墜落湖面
湖面上的天鵝側耳
傾聽那些腳步激起的
長廊的回聲
此起彼落
燒烙在紅磚裡的緋色的記憶
亦紛紛甦醒
張著窗眼細細觀著
水聲梳洗過的風景
沉重如時間
明亮如水晶
照見廊廡深處的背影
像歷史一樣迷離
而清晰
千年前的私會
百年前的詩酒歡吟
眼前的
相思纏綿
隱隱約約
蒼老的青松和碧竹
藉著風聲
歎息了
被驚醒的夢急急追問
這許多的曲徑通往何處？
巍巍的正樓挺身坐起
幽幽答道
同心

大旱之日

滅絕的植物園裡還有渴語的舌頭
急著表白通俗的憂鬱
光合在陰陰的月色
背影潮溼
大旱之日
喋喋不休的往事像荒生的野草
在乾澇的沙地上匍匐前進
感傷是一枚遺傳基因
帶著宿命的病
悄悄在黃昏的窗前睡去
那年冬天
你溫暖的身體裡飄著安靜的雪

在你到來之前

露降之時
曲折的路上注滿
盈盈的月光如燈
雪白的身体平展如畫紙
即使召來雲煙飛瀑
寒林和舟渡
寂寂的行旅
仍是一個人
向著光影寂滅處
別怕
一路上都有我爲你點的燈
新炊的夢還暖熱
柔潤的光照著寫詩的窗口
那時，我們焚彼此的言語以取暖
直到所有的星星
都在微寒的臂膀裡睡著
直到我滿植的向日葵
因爲固執的凝望而被陽光灼盲
直到雨雪霏霏
行路斷絕
我在鏡裡不斷的梳頭
結髮
直到歲月滔滔而去
只怕
我就要老了
新墳上的薔薇合著月光
盈盈的注滿
露深的夜
在你到來之前

讀唇

我的唇廝磨著你的詩句
時光有點黏牙
一點一點吃掉我們甜蜜的記憶
然而詩句仍是可口的
我的唇抵著你的髮際
一枚讓人心碎的耳語

換季

灼熱的河床坦露堅硬的胸膛
芒草和葦花沿岸蔓生
飄搖如髮
如即將降落的雨
暮色洶湧
空氣裡都是飽滿的思念
渴水的胸膛
礫礫的石塊是記憶
的沉積
關於上一個雨季
搖曳的波光映著昨日
以及更久遠前的
閃電的倒影
咆哮著劈開天空的
哀傷的雷鳴
寫在水面上的記憶如是不牢靠
總是隨著溫度漸漸低落的風
一點一點的吹散
而下游
在乾涸的心底
毫無遮蔽的曠野
雪已經開始下了

你

睡臉

像雪一樣安靜

冬天走得很遠很遠

從你的足尖

到濃密的夢的森林

心口

在你的胸前鑿一口井

井底是心

觸手都是泉湧的水

像溫熱的海洋

安靜的

連波浪都沒有

笑

雲影倒映在你的

沒有光亦會閃爍的唇線

將身體縫進你細細的眼睛裡

一朵還未被揭穿的祕密

傾聽

驅趕你的魂魄去唱歌
鞭打記憶
才能
擁有自由
用傾聽證明死亡
用沉睡證明悲哀
用沒有翅膀的飛行證明風
驅趕你的聲音去哭泣
眼淚無味
記憶是被屠殺棄屍的肉體
瓶裡的花
窗外的雨
紛紛凋落的
邪惡是最完美的春藥
雙人
顛狂的舞
還要用枯乾的呻吟打拍子
去吧
驅趕你的魂魄去唱歌
穿著紅舞鞋
慾望的大街上
都是狂舞的人群
不多你一個
也不少
影子貼著影子的背
我召來沉沉的夜色
掩滅寂寞
關於聲音
我們記得的永遠是
深刻如死的沉默

歎息樹

一棵會歎息的樹
春深的時候
搖曳著恍惚的愁
寂靜的深谷從沒有鞋子走過
歎息如風，輕輕搖動時間的關節
蒼綠的葉片還印著那夜的月光
清冷暗淡
無從辨識
唯一可確定
行刑的是
時間
以及背過臉去的遺忘
洶湧的淚裡都是故事
然而
你變成春泥
相思伸出護持的長臂
不斷遮掩著月夜
星空看見
歲月的手指數點著僵冷的夢想
忽忽就老了
所有的青春
雨落在你的名字裡
凝結成雪白的華髮
風吹
日灼
雨打
夜露浸溼
沉積如礪岩的眼睛
不再有凝望的對象
當森林變成一則水面的倒影
仍歎息著
以焦躁的葉片和佝僂的身體
隨著風的飄搖
夢裡或是夢外
只在天冷的時候
繡綠的關節
輕輕呼痛

離我遠一點

早就知道的
詩是
過度耽美的肉體
縱欲
憂傷
追逐著無止盡的黃昏
儘管春天不斷的衰老，喃喃自語
重覆著無意義的讚美和哭泣
是的
過度的耽美令人疲倦
離我遠一點
雖然在眾多喬裝的詩人中
我仍可從你鑲著金邊的憂鬱和行止中隱約透露
愛欲的芬芳
辨識你邪惡的身分
不事生產
只知狂歡
在靈魂的嬉戲中挖掘寂寞的壕溝
在偽善的曠野
徘徊獨行
散髮哭泣
離我遠一點
頹廢的詩人
你不是該像一枚沉默的貝類
堅持體內純潔的海洋
一如寂寞和愛欲的永恆對抗
流浪是詩人的體質
嗜美則是宿命
所以
離我遠一點
在我的故事還未被命名之前

一夜詩

藏書章
潮溼的胭脂
吻遍每一具雪白的身体
豐潤的心事因此有了
歸屬的安靜

隔夜茶

未完的斷句
讓辛澀的愛情來說
遲疑的溫度
吞吞吐吐的試探著昨夜的夢

練習曲

春雨落在書頁上
濺溼的音符跌進懸著星星的天井
沒有人察覺
琴鍵上迷路的手指

床頭書

憑著一紙記憶
在無人指引的夢裡
尋找你的邊界
同時恣意劫掠

風景

——莫內的一幅畫

船在水上
風在雲裡
你在
遙遠的波浪之間
注滿歎息的線條——是時間嗎還是
紅色的紋身在海面
你的身體吻著天空的倒影
走得遠了害怕寂寞
近了
怕灼傷的熱情
安靜的旋轉旋轉
獨自的低笑
倘使你的異域是我的故鄉
我的夢想是你的憂鬱
孵養在靈魂裡的美麗太空
浮萍
背影
盪著眼淚的船身
泊著的灣似乎淺了
你的眼神總像要滿出來的星星

書寫

如果沒有了肉身
沉重如歲月的慾望何處安置
只有書寫
月光浸溼的憂鬱的文字
風雨澆灌
雷電打擊
冰雪淬磨
終至晶瑩明亮
無色相境
雪白的瞳孔吞吐著煙雲般紛飛的詩句
渴望得太深邃了
變造的傲慢
薄倖
在微涼的春夜滋長成一滴沉默的眼淚
模仿
呼喚
放縱的夜來香
探進深閨裡的野蠻無告
氣味沉郁
通體如焚
沒有了肉身
只有
書寫

探病

立在簷前飽滿的雨啊
不期然的
打溼垂老的肉體
雨光在那裡
思念便在那裡
在微酸的關節格格作響
沿著耳垂的細吻總是輕輕的
輕輕的
躡足走過的貓咪
是誰叩著窗子不肯離去
是那年從指尖放落的風箏
還是沙灘上潮溼的腳印
是誰？
反覆在雨天生病
呻吟著深深的
深深的秋天
而憂傷總是營養的
滋潤你病著的思念
沿著你的屋簷行走
像探進深邃的
深邃的星空
星空裡有蜿蜒成河流的手臂
還有
迷路的愛情的雨滴

寫給夢的

霧氣從月光的臂彎升起
夜就凋謝了
凋謝了的昨夜沒有聲音
只沉靜的凝望一張沒有顏色的天空
雲朵投身海洋
腳印藏在沙灘上
時間躲在口袋裡
搖曳的秋天繫在髮梢
你離開的時候忘記帶走肉體
回來的時候
卻遺落了靈魂
張開幽邃的臂膀如滿月
清滅的是昨夜華麗的死亡
徹夜旋轉的
汪洋上的顛倒

寂靜巨大的音量……

寂靜以巨大的音量壓倒這座
洶流著恣笑的城市
無可懷疑的荒蕪在華麗的廢墟裡滋長
枝葉繁茂的盤據街道
空洞的高樓裡淡淡的醞味
空洞的身體還未饜飽的情慾
空洞的
空洞的空洞
就臣服在巨大的沉默裡吧
反正寂寞是沒有邊界的跨國文化
失去身體的耳語在透明的角落徘徊
不必爭辯了
悲傷的靈魂找不到投宿的旅店
像剝落的指甲
從冰涼的手指上被迫離去
無用的
無用的遺跡
在笑聲漫漶的遙遠城市
最終的愛情只是一則寂靜的留言
我在滅絕的時間裡等你
直到死去

復活

上帝說
我是光你是
身體
當洪水來臨之時
你必須祈禱黑夜祈禱死亡
祈禱日出之前毀滅
在光之前
你靜默的打掃自己的墓園
用雨水擦拭腐敗的身體
用遺忘擦拭記憶
頑皮的十九歲和固執的二十九
在棺木裡大打出手
你用柔弱的手遮住天空
上帝說
你是光我是
最後的身體
只應許一次復活

清理現場

每一枚指紋都可以指證你
美麗的罪惡
細膩的抹去所有可資推敲的線索
冰涼的屍體也是好的
在沒有散發出腐敗的氣味前
總還是曾經熱愛過的青春
凶器被隱匿
鞋印被擦拭
每一枚指紋都是獨一無二
精確的進入被滅跡的虛空裡
安靜的清理現場
安靜的消失
安靜的像一枚被拭去的指紋
記憶不需要證據
完美的謀殺連肉體的存在都多餘
多餘得像空氣裡逐漸濃厚起來的
幸福的氣息

復仇遊戲

昨日披著冥衣前來復仇
旋轉木馬離開遊樂園
隨著倉皇逃逸的風車消失
破掉的口袋不斷滾落凝固的眼淚
童年是空盪盪的競技場
復仇者來了
黑色的裙襬繡著快樂的花邊
凌遲著睡眠
冗長的無聊是一場來不及售票的
獨角戲
旋轉啊旋轉
注滿貪婪的許願池被擁擠的硬幣
變成一具乾涸的身體
關著背影的床上
橫躺著昨日的記憶
那枚死去的耳語多麼幸福
浸泡在零度的詩裡
不斷的遊戲

終於明白了

終於我明白了
一個人是無法抵擋所有的事情的
有時候一朵白雲的陰影
也會令人窒息
風輕輕的將陰影吹散
鳥輕鬆的將雲腳走
微風可以做到的
我未必能做到
小鳥可以做到的
我未必能做到
你可以做到的
我未必能做到

霧

風穿過的地方有你的味道
你帶走的感情讓我無措
以爲永恆的愛情
原來也可以成爲白霧
別人追問你的近況我祇能微笑帶過
深怕別人看透我的痛卻又不知疼
又一次把心揪著不放
讓世界變黑暗
同樣的景色
只留下我的身影陪
著黎明到來
我們之間一直沒有交集
彷彿是霧般
一直是個看不清的地帶
我以爲不管對或錯
拉著你的手
我可以走到世界的盡頭
你卻狠狠地放開我的手
是在那泛白的清晨裡
離開了熟悉的地方離開了你
走著異國的街上我感覺到你彷彿仍在身旁
可惜無法分享我的寂寞
你的輕鬆襯著我的痛
如何說你全知道
沈默的空氣
凝結
你拉著我的手
訴說著無限的思念
彷彿是昨日的情節
今日卻有了轉折
放開你的手
你又急促地拉著我
看到你痛苦的痕跡
才了解你和我有著同樣的心緒
我拉著你的手
清晨裡陽光透過層層的白霧
我看見了
看見你在白霧裡等著我
我輕輕著叫著你的名字
回過身來牽著我
感覺到你的體溫你的氣息
在繚然的白霧裡



月愁

小小心心捧著月光的倒影
在心水中漂漂盪盪的
等你來
弄皺玩溼我的單衫
浮雲游子的我總是
喜歡把所有的愁寄於月兒
今天我游遊冥冥的
發覺口袋中有一札書未郵
裡頭裝滿了乾乾淨淨的單
不忍郵事
乖乖的再收回口袋裡
帶回家來放逐於木盒鎖好

J. Thursday, 7 September 2000